

分类号 I210.4
UDC

密级 公开
学号 200301179

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鲁迅《野草》的怀疑精神
对穆旦诗的影响

研 究 生 姓 名	全 红
培 养 单 位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邹志远副教授
学 科 专 业	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 究 方 向	鲁迅研究
论 文 提 交 日 期	2006 年 5 月 20 日

摘要

鲁迅的《野草》始终贯穿着一股强烈的怀疑精神，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在相隔 10 年以后的中国九叶派代表诗人穆旦身上，我们也发现了这种宝贵的怀疑品质。

《野草》的怀疑精神具体体现在对人的生存困境进行质疑，既拷问生存，又质疑死后，既质疑行动的意义，又主张“绝望的抗战”。穆旦诗也有一股类似的怀疑精神，表现为对生命的本质进行质疑和追问，是冷峻的逼视、清醒的超越，诗人敢于正视并且面对“丰富的痛苦”。《野草》怀疑精神的基本特征很鲜明，具有现代主义特质、多疑、双重视角，还具有丰富性。穆旦诗的怀疑精神也有类似之处，表现为现代性、多疑，也具有丰富性，是丰富的痛苦。《野草》和穆旦诗的怀疑精神不是一蹴而就的，和当时的历史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鲁迅是“五四”这个怀疑时代的“怀疑家”，怀疑的时代孕育了这种怀疑精神；而穆旦诗的怀疑精神所植根的现实土壤是有阶段性的，抗日救亡时期、1950 年代、1970 年代都有当时不容怀疑的主题，出身于不容怀疑的时代，穆旦仍然坚守这种怀疑精神，并且创作出了“另类”的精湛诗作。从“内”、“外”两个视角看，《野草》和穆旦的怀疑精神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对自我生存困境的怀疑和对社会现实命题的追问。在质疑生存困境时，《野草》侧重于表现生存的焦虑和对行动意义的怀疑，展现出来的是在希望和失望中的心理绝境，主人公最终的选择是绝望的抗战。在穆旦诗中，也描写了个体处于现实与历史、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过去与未来等多种力量的冲突中的矛盾心理，但是突出表现的是突围或者搏求；此外，一些社会现实命题也在自我的生存困境中留下了投影，如“黄金世界”、“看戏、做戏”等等，这种怀疑精神在穆旦诗中得到了很好的继承，穆旦结合自己的时代，对“残缺”、“演戏、看戏”等现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追问。怀疑精神的最终指向是反抗，鲁迅是“绝望的抗战”，穆旦的反抗则有着流变过程，20 世纪 40 年代，表现为“突围”、“搏求”，50 年代表现为谨慎的质疑，70 年代则表现为无言的反抗。由此可以看出，《野草》的怀疑精神对穆旦诗确实有着重大影响。

关键词：《野草》；怀疑精神；穆旦诗；影响

Abstrac

through a strong suspicion spirit of universal social significance. In 10 years time China nine Ye represented poet Mudan on, we also discovered that the suspected valuable quality. "weeds" in the concrete embodiment of the spirit of the suspected existence of the plight of people questioned for both soldiers survive, and after questioning, questioning the meaning of the action, and advocated "desperate resistance." Mudan poems have a similar suspicion spirit, the essence of life in the form of questions and questioning is the watch intently cold, sober beyond, the poet had the courage to face and the face of "rich suffering." The basic spirit of the "wild" suspected very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characteristics of a modern, and skeptical, double vision, but also a richness. Mudan also wrote suspected spiritual similarities performance for modernity, skeptical, but also a richness, is rich suffering. Mudan poetry of the "wild" and not one of the suspected spirit, and then history is closely linked speaking context. Lu Xun "54" this era of suspicion "suspected" and the era of doubt about the spirit of this question; Mudan poetry and spirit rooted in the reality of suspected soil is at the anti-Japanese invasion period, the 1950s and 1970s have no doubt that the subject was suspected to be an era Mudan still adhere to the suspected spirit, and create a "alternative" superb poetry. "weeds" and the spirit of Mudan suspected from the "within" and "outside" perspective to see the two,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 namely, the survival of self-doubt and the plight of the social realities proposition asked. Questioning the survival plight, the "wild" focus on performance anxiety and survival action against suspected significance, demonstrate the hope and disappointment in the psychological situation, leading character ultimate choice is desperate resistance. In Mudan poem, but also about the individual in history and reality, hope and despair, brightness and darkness, and the past and future of the conflict and other forces ambivalence, but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s a breakthrough or try to; In addition, some social realities proposition is self-survival

difficulties left projection, such as "Golden World," "watch a movie, show, "and so on, the suspicion is a good spirit in Mudan wrote succession, Mudan combine their own age," found ", " show, watch a movie, "a phenomenon of varying degrees of questioning. The ultimate point is suspected spiritual resistance, Lu Xun is "desperate resistance," Mudan resistance is a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evolution, the 20th century 40 years, the performance as "a breakthrough", "give to" performance of the 1950s to cautious challenge is manifested in the 1970s Silent resistance. From here we can see that the spirit of the "weeds" of suspected Mudan poetry doe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Keyword : "weeds"; Suspected spirit; Mudan poetry; Impact

目 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目的	(1)
1.2 研究现状	(1)
1.3 文章结构	(1)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	(1)
第二章 鲁迅的《野草》和穆旦诗的怀疑精神的基本特征	
2.1 鲁迅《野草》的怀疑精神	(3)
2.2 穆旦诗的怀疑精神	(4)
2.3 鲁迅的《野草》怀疑精神的基本特征	(4)
2.4 穆旦诗怀疑精神的基本特征	(8)
第三章 鲁迅的《野草》和穆旦诗怀疑精神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发展脉络	
3.1 鲁迅《野草》怀疑精神的历史语境与发展脉络	(11)
3.2 穆旦诗的怀疑精神的历史语境与发展脉络	(12)
第四章 鲁迅的《野草》和穆旦诗怀疑精神的具体表现	
4.1 对生存困境的追问	(15)
4.2 质疑完美	(20)
4.3 对“看戏”、“做戏”的困惑	(24)
第五章 鲁迅的《野草》和穆旦诗怀疑精神的具体指向	
5.1 鲁迅的《野草》：反抗绝望	(27)
5.2 穆旦诗：无言的反抗	(27)
致谢	(30)
参考文献	(31)
附录 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33)

第一章 绪论

1.1 选题目的

鲁迅和穆旦都置身于有重大历史事件的社会转型时期，以他们的初衷，他们都希望生活在一个理想的“黄金世界”，但是每前进一步，他们都会发现黑暗和阴影，并产生了诸多疑问，这就是思考者的痛苦。但是又不能不进行追问，因为只有不断地拷问，才能企望找到“自我”。在当下，全国上下都在致力于建立“和谐社会”，无疑这是个理想的完美的社会。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和谐之音，比如价值标准比较混乱，民族精神的重构面临着一定挑战，在这种状况下，我们需要用鲁迅式的怀疑和思考去正视现实，分析弊病，并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1.2 研究现状

单独研究鲁迅和穆旦的专著、论文很多，但是研究鲁迅和穆旦之间的精神传承关系的文章并不多。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现有的专论只有一篇，但是该文只是把鲁迅和穆旦进行了机械的对比，而且引用的词句和诗句陷入条块式分割，支离破碎，没有真正论述出二者之间的精神联系。至于其他的相关文章，只是在段落之间偶尔提及，并没有集中论述，因此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可以说是个缺口。

1.3 文章结构

文章共分五个章节。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陈述了选题目的、研究现状、文章结构和课题研究的方法与创新之处；第二章论述了《野草》和穆旦诗中的怀疑精神的定义和怀疑精神的基本特征；第三章论述了怀疑精神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发展脉络；第四章具体分析了对几个精神命题的质疑；第五章阐述了怀疑精神的具体指向；总之，《野草》的怀疑精神对穆旦诗确实有着影响，并且这种怀疑精神还在继续。

1.4 论文的研究方法

主要运用了比较研究中的影响研究的方法，在文本阅读过程中采用新批评的方法，尽量进行细读，以便能深入领会文章的主旨。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镇，他所提供的精神文化遗产异常丰厚，

后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断地发掘、理解和诠释。他的散文诗《野草》作为一部写“心”的作品，是鲁迅最具灵感的作品，鲁迅本人称之为“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野草》英文译本序）。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这个黯淡的情绪和受苦的感情所组成的潜意识超现实世界里，始终贯穿着一股强烈的怀疑精神。在这种怀疑品格的观照下，鲁迅不断地拷问自我的生存困境，并由个体到群体，对“黄金世界”、看客现象等精神命题进行质疑。在拷问和质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自我以及群体的生存状态充满了失望和空虚但仍然进行着鲁迅式的绝望的反抗的思想者的灵魂的痛苦挣扎。这种怀疑是“五四”运动落潮以后的精神产物，同时，它也是超越时代的，在相隔 10 年以后崛起的中国九叶派的代表诗人穆旦身上，我们发现了这种怀疑精神在延续。可以说，这种怀疑，对经历了抗日救亡时期和 20 世纪 50 年代、70 年代这样三个重大历史时期的穆旦有着某种影响。穆旦身上也有着可贵的怀疑精神，因为坚守这种怀疑，他能顽强地冲破个体以及群体的生存困境，固执地坚持独立言说的姿态，并且苦苦思索，坚持卓然自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穆旦虽然没有自己的系统的哲学体系，但是他有自己的追问方式和思考结果。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他把深深的忧患意识融入到对民族历史命运的思考中。和鲁迅相似的是，穆旦也自觉地进行严厉的自我拷问，提出了“残缺的我”的精神命题。可以说，从现实到内心，从历史到个人，从普遍真理到隐私的情感，这种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怀疑和追问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一直贯穿在穆旦的诗中。当然，有些追问和思考是不会有圆满的答案的，因此，穆旦的诗就成为那个时代的痛苦和矛盾形成的一个知识分子的痛苦和矛盾的表征。

时代在前进，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从《野草》的怀疑到穆旦的怀疑，可以看出在面对现实和人生的诸多问题时，他们能够忠实地记录各自徘徊于理想与现实、希望与失望、黑暗与光明的两难的心理困境，并且坚持独立思考，独立言说，并极力走出各自的心理困境，转向社会现实。从自我走向社会，这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很显然，他们都在自觉地通过怀疑这种拷问方式，希望揭出“病苦”，并引起疗救的主意。从这个角度看，这种怀疑精神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可以说这种怀疑精神是现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一种宝贵品质。

第二章鲁迅的《野草》和穆旦诗的怀疑精神的基本特征

2.1 鲁迅的《野草》的怀疑精神

如何定义《野草》的怀疑精神呢？对于这个问题，鲁迅研究者们众说纷纭。钱理群把它概括为“哈姆雷特”气，并提出了它具体表现在：思想与行动，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人，肯定与否定，理想与现实，生与死等方面的犹豫、徘徊和思考。可以说，这是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他认为鲁迅的“哈姆雷特”气在《野草》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在这里，钱理群举了《影的告别》和《过客》等例子，列举了鲁迅对生命困境的精神可依托性的质疑，其中包括个体生存的无所适从之感、“无归宿感”和对生和死的哲学追问等等，无所不问，并且穷追不舍，既拷问生存，又质疑死后；既质疑“行动的无意义”，又主张“绝望的反抗”。并认为，在鲁迅这里，哈姆雷特式的“怀疑”，已经超越了历史、现实的层面，而进入了“人”的存在本体的形而上层次，使得“哈姆雷特”的传统怀疑主义精神具有了20世纪的时代特色。钱理群对《野草》怀疑论思辨色彩的探讨比较激烈，认为“绝望的抗战”激情贯穿了整部《野草》，强调了其思想层面的积极意义。

李鸥梵虽然没有专门论述过《野草》的怀疑精神，但是在他的鲁迅研究文章的只言片语中，还是传达出了一些相关看法，而且与钱理群的《野草》怀疑论有一些不同。他说：“在信心和不信之间，希望与失望之间的摇摆，似乎贯穿在鲁迅整个20年代各种题材的作品中，不仅反映了他个人情绪的起伏，同时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犹豫不决：一种对于认识的取舍和未来行动的不确定性……”

还认为，在《野草》中，“诗人的内心自我，陷在一系列难于解决的矛盾的绝路上，开始进行一种荒诞的对意义的求索。他认识到，在他长久求索的终点，并无什么至高的目的，只有死。当他在过去与未来的时间框架中寻求确定存在的意义时，发现‘现在’也并无其他重大意义，只是一个不断的时间之流，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他到达最黑暗的底层时，他在每一极找到的都是虚空……”^{[1]p192}

“弥漫在他第二本短篇选集《彷徨》，以及散文诗《野草》的，是鲁迅那股逐渐加深的消沉意志与沉思的心境……”显然，上述所说的正是典型的哈姆雷特怀疑主义特点，只不过这种怀疑主义是消极的，虚无的。

上述两位学者的论述中，呈现出两种不同色彩的《野草》怀疑论：前者认为，它是伴随着“绝望的抗战”的激情的怀疑主义；后者传达出的，似乎是伴随着一种荒诞的对意义的求索的消沉的怀疑主义。“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阅读感受在这里得到了绝好的体现。在笔者看来，他们论述的都很精辟，《野草》中的确传达出了这些怀疑的声音，关键是，到底是哪种怀疑观影响了穆旦呢？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穆旦的怀疑精神是什么样子的？

2.2 穆旦诗的怀疑精神

钱理群的一段话很好地概括了穆旦的怀疑精神，他说：“……几乎所有的‘哈姆雷特’（怀疑精神）的命题——思想与行动，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人，肯定与否定，理想与现实，生与死……都在这里纠结，展开，并且为现代意识所照亮。”“由幻觉渐渐往里缩小，直到立定在现实的冷刺上显现”，直面“生命的本质，爱的缺陷，纯洁的冷却”，这里再也没有了英雄主义的豪情，盲目的浪漫的乐观，是冷峻的逼视，是清醒的超越，更是“反抗的绝望”的自觉……现代哈姆雷特的全部价值也正在这里：他敢于正视、并且拥有“丰富的痛苦”。^{[2]p319}

由这段话可知，穆旦诗和《野草》都具有哈姆雷特气，共同点都是在思想与行动，个体与群体，自我与他人，肯定与否定，理想与现实，生与死之间犹豫、徘徊，都体现出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笔者认为，钱理群把《野草》和穆旦40年代诗的怀疑论概括为哈姆雷特气比较有说服力；而李鸥梵所强调的带有消沉、虚无色彩的怀疑论和穆旦70年代诗的怀疑精神有相似之处。

2.3 鲁迅的《野草》怀疑精神的基本特征

鲁迅的怀疑精神具有鲜明的特征，分析这些特征，有助于把握《野草》的怀疑精神的意义。《野草》的怀疑精神具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质，在思想层面、艺术形式、艺术渊源上都体现了这种特质，从这个角度讲，这种怀疑精神也可称之为现代主义怀疑精神；《野草》的怀疑精神具有“多疑”的特点，“多疑”和“多思”是相伴的，表明鲁迅的怀疑品质无所不在；这种怀疑精神的视角是双重的，体现在隐秘、个人的“我”和公开的“我”的不同声音；从双重的怀疑视角看，现代主义怀疑精神不但具有“多疑”的精神气质，而且还传达出了丰富、复杂的内涵。

2.3.1 现代主义特质

《野草》中体现出来的怀疑精神有着丰富的内涵，从不同的层面可以折射出不同的色彩。近几年，一些鲁迅研究者认为，鲁迅的很多作品具有现代主义特质，尤其是《野草》，这种特征非常鲜明。因此，《野草》所表现出来的怀疑品质自然而然地也会带有现代主义风格。也可以说，《野草》的怀疑精神是现代主义怀疑精神。这种现代主义特质在思想层面上表现为对人的主体意识的确立和强化上，在艺术形式上表现为浓郁的象征意味，从艺术渊源上看，他主要受了厨川白村的生命力压抑说的影响。

2.3.1.1 人的主体意识的确立和强化

在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对人的主体地位，对人的精神自由，对人的个体人格的艰苦、执著的追求，和对这种追求的难以实现的焦灼、苦闷、寂寞与孤独，并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将这种种追求与情绪，与对人的生命的价值及整个人类命运的思索水乳交融。这正是优秀的现代派文学作品在思想文化深层内涵上的

共有特色，^{3p57}《野草》展现的完全是人的内心世界，它所唱出的是人的个体生命的全幅痛苦的体验。分析《野草》诞生的原因，便会发现它与现代主义文学发生的社会客观原因与作家的主观原因完全一致：社会呈现出颓废乃至令人绝望之势，我却偏向绝望抗争。

2.3.1.2 浓郁的象征意味

《野草》中广泛运用了象征手法。象征主义文学是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出现的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流派。其要旨是认为客观世界乃是主观世界的象征。因此可以用物象来暗示人的内心世界。它孜孜以求的是探求人的内心的“最高真实”。“象征的定义可以粗略地说成是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其本身。”^{4p58}我们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高度肯定《野草》的象征主义特质。《野草》中的诸多意象（如《秋夜》中的枣树、小青虫，《影的告别》中的影，《颓败线的颤动》中的老妇人……），究竟如何解说，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意象的含义远远大于其自身，是多层面的，甚至是难以解说的。因此，《野草》中体现的怀疑精神也具有浓郁的象征意味。

2.3.1.3 表现生命力的压抑

从艺术渊源看，《野草》广泛地运用了精神分析的方法，表现生命力的压抑。鲁迅在创作《野草》时，正好在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因此，《野草》的写作可能受了厨川白村的影响。在《野草》中，鲁迅开掘的是作为孤独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自我的潜意识领域，将被压抑与内心深处的许多复杂甚至灰暗的个人思绪化为美丽、凄怆、深邃的意象。这是自我生命力的压抑，自我个体生命的某些方面的压抑：他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将自己灵魂里的毒气与鬼气传达给青年，他在以杂文向敌人作战时，只能把这些压抑下去，最终化为“野草”。它是完全写自我的，并且是自我的精神世界，是自我的生命力被压抑后的喷发。^{3p62}表现生命力的压抑也是现代派作品的特征之一。

2.3.2 多疑

翻开《野草》，人们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鲁迅的“多疑”。在这里，“多疑”并不是贬义词，因为，“多疑”和“多思”应该并列使用，它指的是鲁迅怀疑品质的无所不在，这反映了鲁迅敏感多思的精神气质。他对生存本质进行叩问，对生死问题进行探究，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大胆质疑，对爱恨情感更是充满怀疑，如果说《野草》表达了鲁迅内心的痛苦、焦虑等情感，那么也可以说，这些情感是通过怀疑、追问的姿态表现出来的。

对生存困境的追问是古今中外一切哲学所共同关注的话题，探究“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根本性焦虑，是人的意识觉醒的前奏与重要标志。

《野草》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了鲁迅式的怀疑姿态。在《过客》里，鲁迅表现了对上述哲学命题的追问。过客从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就一直往前走，但是却不知道

我是谁，不知道我从哪里来，不知道要向哪里去，甚至不知道前方是什么。鲁迅和过客一样，心中充满疑问，却找不到答案。因此他只能替过客选择了“走”，尽管前方可能是“坟”。

生的不可选择与死的无可抗拒，使生死问题成为人之为人必须面对的两大终极命题。生死选择是生存困境的延伸。生的终点就是死亡，因死后世界的不可知性，死又带有神秘感，这又是人类所难以把握的。正因为死亡的特殊性，所以死亡成为人类借以反省自身及其与世界关系的重要窗口。鲁迅习惯于以死来确证生。《野草》中有很多篇章提及死。在《秋夜》中，对奋不顾身的“小青虫”是英勇的死的祭奠，《复仇》中的死亡是“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过客》中，死亡是走向“坟”的宿命，在《这样的战士》中，在与“无物之阵”中搏斗的战士的“寿终”，《死火》中冻灭还是烧完的“死火”等等，都提到了死亡的意象，更为奇特的是在《死后》，鲁迅表现出了对人“死后”会如何的浓厚兴趣。

鲁迅在《野草》中所表现出来的爱恨交织的情感也比较强烈，这两种极端的情感在爱我者，恨我者——敌人，庸众和“独异个人”（李鸥梵语）的关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过客》中，小女孩的布片代表着爱我者的施与或者温情。过客对这种温情表现出了既想接受但又不得不拒绝的犹豫矛盾的两难心理。《颓败线的颤动》中的老女人为儿女——我爱的人奉献了一切，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就被他们无情地抛弃，人世间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鲁迅在此表现出他和我所爱之人之间错位关系的怀疑和思考，他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和痛苦。

此外，鲁迅对青年问题、启蒙者的命运、看客现象等时代问题也都表现出了怀疑姿态，可见鲁迅的怀疑范围之广泛，因此，用“多疑”这个词可以恰切地体现鲁迅的怀疑精神的特征。

2.3.3 双重视角

鲁迅的怀疑视角是很奇特的，李鸥梵的观点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参照。他认为，鲁迅有两个互相抵触的人格：一个是隐秘、怀旧，称之为个人主义的自我；而另一个是他愿意让他人理解的公开的自我形象。他这隐秘与公开的两个分歧的自我，毫无疑问，必然会强化他创作中的紧张……一方面，鲁迅通过他的故事，视自己为一名步兵，吹着响亮的号角；另一方面，他却承认所有故事的由来皆是他私人的怀旧。这里所说的隐秘的我和公开的我，可以作为表现鲁迅心路历程的两个视角，从这两个角度我们可以把握《野草》整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不同声音。

笔者认为，《墓碣文》可以作为一个分界线，从这篇文章以前的作品的怀疑色彩比较浓烈，节奏从舒缓的沉思，到意兴的萧索，再到后来的激烈紧张，风格隐晦、婉曲，似乎故意造成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心理阻隔，似乎不希望读者读懂他当时的自己。从《秋夜》、《复仇》、《希望》、《风筝》、《过客》、《死火》，一直到

《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我们可以感受到鲁迅始终徘徊在虚妄和希望以及爱恨交织的两难的心理困境。在这段艰难的心灵跋涉过程中，希望和失望、爱我者与我爱者、生与死这样一组组互相对立的意象反复出现，传达出一种紧张感、激烈感，到了《墓碣文》，作者终于发出：“抉心自食，预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能知？”的呼喊。这段文字揭示了鲁迅处于一种无法解决的心理绝境，自我解剖的痛苦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个阶段的文章更多地表现了隐秘、怀旧的我，是作者思绪向内心的回归。

从《墓碣文》以后，《野草》开始日益显示出明朗的质地，作者关注的焦点也逐渐从冷酷的自我审视中转移，作品中开始出现了“这样的战士”、“真的猛士”等具有西西弗斯精神的“独异个人”形象，最后还出现了“可爱的青年的魂灵”，这不能不说是《野草》的一线微光。这时候，鲁迅似乎愿意读者了解这个阶段的“我”，并且表现出了对现实的更多关注，怀疑视角开始从内向外转换。但总的说来，《野草》的怀疑精神还是以隐秘、私人的我为视角，作品中的虚无、挣扎、矛盾的情绪比较突出。

2.3.4 丰富性

在散文诗中能够传达出如此丰富、复杂的情感和内涵的作品，恐怕非《野草》莫属，作品的内涵是丰富的，那么，作为观照视角的怀疑精神无疑也是丰富的，具有丰富的复杂性。比如，鲁迅对生存本质的虚无感的怀疑就包含着多种丰富的内涵。《过客》里的过客一直在追问走的意义，但是他发现，目的意义的指向是虚无的，没有人能知道这个答案。同样，在《影的告别》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不过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

呜呼呜呼，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在这段话里，“影”在黑暗和光明里徘徊，最后的选择只能是“彷徨于无地。”也就是说，归宿也是虚无，这是一种在黑暗和光明之间难以选择的无所适从之感和虚无感，而归宿是无法把握和虚无的，因此，生存的意义也是虚无的。

而“无物之阵”则是在张扬了自我力量后体会到的一种更深的挫败和虚无。在怀疑视角指向“这样的战士”时，鲁迅陷入了一种丧失批判对象的失落与困惑之中。他最大的悲哀不是没有能力与黑暗抗衡，而是无法锁定目标进行批判与反抗，从而走进了“无物之阵”。这样的战士的命运还是虚无。

《野草》中的空虚还表现在生命过程中的不断“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

光阴一同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5]p283}他不断以过客的姿态寻找前行的意义，但他又清醒地意识到“路”的终点是“坟”，这种“坟”同样是以虚无为指归。

由上述鲁迅对人生中虚无的各种形态的质疑可以看出，鲁迅的虚无感是复杂的，也可以说是丰富的，传达出的意义自然也是丰富的，是丰富的痛苦。此外，鲁迅对我爱者与爱我者，对复仇主题，做戏现象等的情感同样也是很复杂的，而这种复杂情感是以各种各样的怀疑姿态表现出来的，因此，《野草》的怀疑精神也具有复杂性。

2.4 穆旦诗怀疑精神的基本特征

《野草》的怀疑精神具有鲜明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为穆旦诗的怀疑精神所传承，那么这种传承性又是如何体现的呢？我们先来看看穆旦诗怀疑精神的基本特征。

2.4.1 现代性

穆旦的诗，在思维形式、创作风格和表现手法等方面，深受二三十年代的西方现代派诗人爱尔兰的叶芝、英国的 T. S. 艾略特和奥登等人的影响。他的诗注意自身心灵的搏斗和内层思想感情的开掘，并努力在抽象概念与具体形象的结合中，追求传达的感情密度大、方法的独特新颖和理性成分的介入，再加上他运用很多精心独创的暗喻和意象联想上的跳跃，就使得他的诗具有一种沉厚的新奇、锋利和涩重。可以说，穆旦的诗既有对西方现代派诗人现代诗艺的借鉴，又有自己独特的开掘。作为观照视角，穆旦的怀疑精神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现代特征。

在以怀疑精神观照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探求上，这种现代性表现得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向内的开掘，书写一颗多思敏感心灵中的冲突与搏求。《从空虚到充实》一诗所描述的，就是在洪大的战争与琐屑的日常背景中，一个知识分子的挣扎、幻灭与新生的历程。他通过多种人物、场景的切换，让读者置身于诗中主人公意识复杂的流动中。但在穆旦笔下，这种心路历程始终处于矛盾与困扰之下，永远处于中介状态，处于现实与理想，过去与未来、希望与绝望、光明与黑暗等多种力量的冲突之中。这种两难心境让我们想起鲁迅里《影的告别》中“影”的两难选择。可以说，这种情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情感。

再如，穆旦在《被围者》这首诗中质疑“人工的圆”时，提出了“残缺的我”的精神命题，也体现了鲜明的现代性。从“五四”开始，新诗中的“自我”一直是以大写的形象出现，“我”是完整的、英雄式的，但是到了穆旦这里，穆旦喜欢把“自我”放回到现实与精神的挤压当中，其中复杂、混乱的、非理性的部分得到了高度展现。这是对人生痛苦、矛盾及荒谬性的艰苦开掘，这就使得诗中的“自我”形象呈现出高度紧张的现代特征。^{[6]p170}其中的《我》也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

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
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可见，这样的自我是残缺的，自我封闭的，传达的是典型的现代情感。当然，这种现代性在其他地方也有体现，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

2.4.2 多疑

像鲁迅一样，穆旦也是多疑的，他怀疑的目光似乎也无所不在。他不但看见“到处的繁华原来是地狱”，世界是“这样广大的病院”，连“医生”也“有自己的病症”，因此，他发出“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谁该负责这样的罪行”的怀疑。不但如此，他还怀疑自己：不仅这世界出了问题，连自己的追求、理想本身，也应该怀疑。他如此写道：“什么是你认为真的，美的，善的？/什么是你的理想的探求？/一副毒剂。我们失去了安乐。”这似乎是绝望的“虚无”；然而，当“你认为”的真、善、美是一个虚幻的命题时，他对于人确实无异于“毒剂”，并且是人“失去了安乐的”原因。

在七月诗派毫无保留地把未来寄托于无限光明的“未来”新中国、新时代时，穆旦也表示了怀疑，他在《三十诞辰有感》里宣布自己处“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并且发现了一个“不断熄灭的现在”，这与鲁迅发现“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唯有“黑暗和虚空而已，”同样惊心动魄。

穆旦的怀疑目光还注意到了知识分子的两难处境，对此他有着深切的感受与最清醒的认识。他把4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称作“被围的一群”，“一切的行程”，一切的挣扎与努力，最后“落在这敌意的地方”，“在阴影下你终于生根，在不情愿里，终于成形”，从此被围在“无形的墙”中。这令人想起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

总之，穆旦怀疑世界、自我、未来、理想、真善美等等他能想到的任何事物，怀疑的目光无所不在。

2.4.3 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穆旦的怀疑精神还体现在丰富性和复杂性上，这里面充盈的感情色彩应该是一种丰富的痛苦。这一点和《野草》的怀疑精神有一致之处。这种丰富性表现在对同一抒情对象的不同怀疑关照上。例如，对抒情个体“我”的多方怀疑和追问，就呈现给我们一个个迥然各异的“我”的群像。

在《野兽》里，“我”是“带着噬咬的创伤”从“紫色的血泊”中“抖身跃

起”的“野兽”形象。在《漫漫长夜》里，我是这样的：“我已经渐渐老了……整日整夜围着炉火/梦寐似地喃喃着……我默默守着/这弥漫一切的混乱的黑夜。”反映的是时代骤变之际，“我”痛感到与时代脱节的“失落”，和不甘失落的心灵抉择的迫急。诗人发出的心灵错位的沉吟是忧郁的。在《我》中，“我”是残缺的，自我封锁的，一次次“想冲出樊篱，/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在《蛇的诱惑》里，诗人又表现了这样的怀疑：“我是活着么？我活着么？我活着/为什么？”诗人发出了一连串的追问，但追问的结果是更深的困惑：“我觉得自己在两条鞭子的夹击中，/我将承受哪个？阴暗的生的命题……”描述了另一个“我”在现代生活中虚弱彷徨的心理感受，表达了现代人无法确定自我生命价值、存在意义的困境。那么“我”最终的归宿又将指向哪里呢？他最终只能诉求一种超越现实历史和自然的终极存在，只有在一种类似宗教感的静默里，自我才能回到未残缺的原初：

这是时候了，这里是我们被曲解的生命
请你舒平，这里是我们枯竭的众心
请你柔和，
主啊，生命的源泉，让我们听见你流动的声音。（《隐现》）

诗人就这样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出了“我”的多种内涵，表达出的感情色彩是痛苦和彷徨的，因而反映出怀疑精神的一个特征：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第三章 怀疑精神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发展脉络

《野草》和穆旦诗的怀疑精神均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显然这些特性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长期的发展过程。

鲁迅和穆旦都生活在重大的历史转型期，鲁迅的创作高峰在“五四”前后，穆旦则经历了抗日救亡时期和新中国建立以及文革时期。这几个历史阶段是有连

续性的，是继承和发展关系。因此，《野草》的怀疑精神具有精神传承性就成为可能。历史已经证明，每逢重大的历史时期，时代必定或多或少造就出一批怀疑家，他们必然发出具有个人特色的怀疑之音。

3.1 鲁迅的《野草》怀疑精神的历史语境与发展脉络

3.1.1 历史语境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有理由认为，是怀疑的时代造就了鲁迅这样的“怀疑家”，也造就了《野草》的现代主义怀疑精神。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鲁迅生活的年代，王乾坤先生说，如果要用一个简语来描述 20 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品质，最恰切的字眼也许是“怀疑”。从世纪初开始，尤其是“五四”前后，“重估一切”成了青年知识界的主调。整整一代学人成了各式各样的怀疑家。^{[7]p11}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首先当推鲁迅。可以说，鲁迅的怀疑品质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人的思维格局和中国知识界的精神气象。因此，联系当时的历史语境并梳理鲁迅怀疑品质的发展脉络对剖析这种现代主义怀疑精神的本质特征非常必要。

我们应该把目光转回到鲁迅的早期作品中，从早期的源头对鲁迅的怀疑精神进行探究。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鲁迅有对“天经地义”之文化传统的怀疑，这种怀疑或者可以用《狂人日记》中的一句话：“从来如此，便对么？”来概括。在鲁迅看来，几千年的文明是满纸只写着两个字：“吃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鲁迅的怀疑还表现在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上，他毕生都在对国民性进行猛烈的批判。他的小说、杂文时时不忘揭露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正因为有了这种怀疑精神，鲁迅对国民性的顽固、“庸众”的麻木、中国文化大染缸似的同化功能，才会有足够的估计和深切的体认。比如，他在决定参与呐喊之前，这种怀疑表现在与劝说者的“铁屋子”之论：“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这种怀疑甚至也表现在他接受劝说后为启蒙者的呐喊战斗中。

《药》虽然有一个依“将令”而来的“光明的尾巴”，但对是否有医治国民之痼疾的灵丹妙药表示怀疑。《头发的故事》则借N的话说“改革么，武器在哪里？攻读么，工厂在哪里？”“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故乡》则直接对“希望”本身怀疑了：“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然罢了。”结尾干脆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7]p16}

3.1.2 生活经历的投影

《野草》现代主义怀疑精神的形成和鲁迅的个人生活经历也有密切联系，许